

特立獨行

胡宗南的感情故事

(本文插圖刊第六、三九、四〇頁)

● 趙掄元 (退伍中將、自由作家)

婚姻大事撲朔迷離

民國建立以來，歐風東漸，社會風氣處於轉型時期，倫常趨變，首先受到衝擊的，就是婚姻制度。一時盛倡男女平權，夫妻同濟，官場許多典禮集會，多須攜眷屬出席；可是當時的文武要員，大都家有元配，可惜他們的元配，多是纏足的小腳，不慣拋頭露面，有的還是目不識丁，只能在家侍上育幼，不慣涉足於社交場合，不能協助夫婿縱橫捭闔襄理機要；做丈夫的每須另謀補救之道，或停妻另娶，或納妾充夫人，因而導致了許多婚姻的悲劇。

孫中山總理，家中已有元配，並已生了兒子孫科；由於奔走革命的需要，不得不與元配離異，另與美人才女宋慶齡結為夫婦。蔣中正家中元配毛福梅，已生了兒子蔣經國，後來由於整軍經武縱橫政壇的需要，不得不與元配離異，另與宋美齡女士結為正式夫婦。孫中山、蔣中正兩位政壇偉人，並非絕情薄倖，實乃時代洪流所趨，不得不然；其實他們與元配離異，只不過是個障眼法，是個法律的手續，他們與原配仍是藕斷絲連，隨時照顧。其他軍政大員，類似同樣情形者，不勝枚舉，甚至有拈花惹草、到處留情，爲了政治前途，不惜留子去母者。

惟獨黃埔一期的名將胡宗南將軍生平羞談男女之事，剋制工夫甚強，能夠把情慾昇華爲殺敵報國的力量，他臉上經常掛著道學面孔的威嚴，表現出「兒女情短、英雄氣長」的豪邁，因而胡宗南的婚姻大事，變得撲朔迷離，莫測高深，神祕幻化，不可捉摸。

胡宗南將軍，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時，已年屆三十，出道稍晚，但升遷最快，兩年多的時間，他就由少尉排長升到第二十二師少將師長；再由第一軍軍長，八年之間升任第一戰區上將司令長官，升遷之快，打破歷史紀錄，雖是他得天時、地利、人和的機遇，也是由於他以軍作家，忠於長官、仁愛部下、勇於戰鬥的奮發有爲所致。他特立獨行，標榜霍去病的名言「匈奴未滅，何以家爲？」以「單身貴族」自居，拒談婚姻大事。雖然有人說他家中已有元配，據說元配姓厲，胡宗南部軍需處（後改經理處）有位科長名叫厲桂濤，據說就是厲氏夫人的弟弟；但胡將軍及其鄉誼親信，無不對此顧左右而言他，加以胡將軍在家未曾生育子女，沒有人證招搖，

牽連較少，易於隱瞞，且事不關己，也就無人追根究底了。

依理推斷，胡宗南將軍二十八歲才離家投軍，在早婚的鄉下，當已遵父母之命，結婚多年。不過彼時之軍事將領，家有妻室者，比比皆是，胡將軍家中縱有元配，實亦不足為病，何須如此諱莫高深。

胡將軍年齡愈來愈大，一直拒談婚娶，家中傳有原配，亦無生育，於是有人揣測，說胡將軍年長不娶，與常情不合，必是生理上有何問題，才抱獨身主義，由畸型之身，變了奇特之人，此說曾一度盛傳為市井流言，頗為聳動聽聞。

政治投資競相獻美

雖然市井流言，說胡將軍生理有問題，不能結婚；可是他的左右親信，深知胡將軍身心健康，對異性並非沒有興趣；因為他休假回到後方，在上海與他的好友戴笠將軍、趙龍文先生等聚會，也是放浪形骸，吃酒看花，由於事業心重，不願早婚而已。因而競相覓機引介女友：諸如胡將軍的侍從副官熊彙荃，把妹妹熊彙玲、陝西省黨部祕書陳鍾經，把西南聯大校花王慧敏，分別引介給胡將軍，他們認為這是最好的政治投資，一旦攀上親戚，即可因緣裙帶關係而飛黃騰達。

後來更顯露出熊彙荃和陳鍾經，都是共黨諜探，潛伏在胡將軍左右，他們介紹女友，有統戰的陰謀。（熊彙荃即共幹熊向暉，陳鍾經即共幹陳翹，周恩來稱他們是共黨後三傑之二）。

胡將軍猶如老僧入定，面對這些美女，待之以禮，視如晚輩，若即若離，不受蠱惑，根本談不到「兒女情長」，也就不會「英雄氣短」了。

使得一些投機份子，知難而退。後來王慧敏嫁了原第一戰區總務處長、嗣任蘭州警官分校校長朱亞英；熊彙玲嫁了共幹申健，申健原名申振民，也是共黨後三傑之一。

捕風捉影向壁虛構

各方對胡將軍的婚事，每每捕風捉影，編造些不倫不類的故事，眩惑世人。如有人寫「黃埔之花折孔二」一文，略謂胡宗南將軍在西安叱咤風雲，被譽為黃埔之花；蔣中正夫人宋美齡女士為了扣緊關係，想把她視如己出的孔二小姐，許之為妻。胡某心想：孔二這隻金錢豹，如何惹得起？但又不敢抗命，乃心生一計，叫參謀長羅列中將，電邀孔二來西安一遊；孔二到了西北前線，要她穿上草鞋，胡宗南陪她騎馬到前線視察部隊，過了一嶺又一嶺，上了一山又一山，上有烈日，下有昆蟲，折騰得孔二叫苦連天，回到重慶，再也不理胡宗南了云云。

胡孔聯姻之議，確是有此一說，但黃埔之花折孔二文所述，時間、地點、情節，均不相符，全係憑空臆造：

諸如胡將軍從無「黃埔之花」這個雅號，孔二小姐也無簡稱孔二者。

胡將軍公私分明，邀約女友私務，絕不會煩勞參謀長；且聯婚之議，時在民國二十五年（一九三六），胡將軍駐防天水，參謀長是於達將軍；關中平原之地，部隊絕不會駐紮於高山絕嶺之上，何來「過了一嶺又一嶺，上了一山又一山」？

這種不負責任的杜撰胡謔，令人可氣可笑。

苦肉妙計巧辭賜婚

胡孔聯姻；確有此議，據胡將軍左右親信告知，概要如後。

蔣委員長夫人宋美齡，眼看視如己出的孔令偉，已是十八九歲的大姑娘了，很想在將領中選一佳婿，選來選去，選中第一師師長胡宗南，胡師長駐防天水，於是委員長電召來京陛見，垂詢過前方情況後，特給假十天，要胡宗南去上海一遊。胡將軍到了上海，忽奉蔣夫人電話邀宴；胡將軍準時前往，在座另有一位少女，蔣夫人宋美齡女士介紹說：「這是孔令偉小姐，你叫她二小姐吧；這是胡師長，你叫他胡將軍吧！」席間相談甚歡。蔣夫人說：

「胡師長長時期在前方，對南京一帶的勝蹟風景，恐怕還不甚熟識，令偉！不如你們一同回京，陪他逛逛。」

胡宗南將軍已窺知蔣夫人的用意，想做月下老人，他暗想久聞孔二小姐驕縱不羈，且年齡差距過大（胡將軍已四十一歲），不能討這樣年輕的太太，但夫人美意，又不敢推辭，他腦筋一轉，計上心來，於是他與孔二小姐兩人高高興興回到南京，約定次日同遊中山陵。

屆時孔二小姐盛裝赴約，上了胡師長的汽車，直駛中山陵，胡將軍扶持孔二小姐向陵頂享堂一級一級往上爬，一共爬了三九二級，才到達享堂。

稍事遊憩，又向陵下回走，孔二小姐穿的是高跟皮鞋，上下走了近八百級台階，直累得香汗淋漓，好容易回到陵下，但找不到所乘汽車（其實是胡將軍已暗囑司機將車開走，三小時以後再來），胡將軍一面大罵司機混蛋，一面對孔二小姐說：「二小姐，不知你還走得動不？與其在此坐等，還不如就近去一遊靈谷寺及譚墓！」孔二小姐年輕好勝，不肯服輸，衝口說道：「走得動。」於是兩人又向東面靈谷寺走去。胡將軍邊走邊說：

「我們軍人在前方打仗，一夜走個百兒八十里，是家常便飯，我最佩服能夠吃苦耐勞的人。」去靈谷寺來回，又玩了一個多小時，孔二小姐已是舉步維艱，頭暈眼花，好容易爬進了汽車，胡將軍一面為孔二小姐抹汗，一面大嚷玩得痛快，恭恭敬敬把她送回蔣委員長官邸，告別而去。孔二小姐氣憤難宣，打電話給她上海的「姨媽」宋美齡女士說：「胡宗南那個粗胚，不解風情，再也不同他去玩了！」

就這樣，孔胡聯婚之事，不再提起，胡將軍巧妙辭謝了賜婚的美意。

紅粉知己學以待娶

事實上胡將軍早已有心上人，係由好友戴笠將軍所介紹，認識交往已久，兩人一見鍾情，許為知己，且早於民國二十六年（一九三七）即已有嫁娶之約，祇以適值抗日戰爭開始，胡將軍堅決主張抗戰勝利後再結婚。抗戰初期，國軍節節向後轉進，美其名說是「以空間換取時間」，又有長期抗戰的號召，那時所謂「抗戰勝利」，實是遙遙無期，不知何年何月？胡將軍的女友，完全諒解他的

志氣，甘願等待。

這個紅粉知己名叫葉霞翟，浙江松陽人，上海光華大學畢業，賢淑端莊，一切遵從胡將軍的意旨行事。她想等待抗戰勝利，當有相當時日，葉女士乃乘機於民國二十八年（一九三九）赴美留學（筆者曾奉命兩次匯款與美國的葉女士，當時外匯管制，係情商中國銀行西安分行經理束雲章代辦，每次美金一百元，禮輕情意重，款在胡將軍的特支費內列支，遵命辦事，筆者並不知雙方是何關係）。

民國三十三年（一九四四），葉女士獲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博士，隨即歸國，在金陵大學任教，以鑽研學問消磨時光，耐心等待胡將軍前來迎娶。

民國三十四年（一九四五），日軍無條件投降，抗戰勝利；民國三十六年（一九四七）三月二十一日，胡將軍又領軍攻克共軍赤都延安，獲頒二等大綬雲麾勳章，中外報章競相報導，胡將軍可謂功成名就，是可以「家為」的時候了。好友一再催促胡將軍早日履行婚約，蔣中正總統亦甚關心胡宗南的婚事，頻頻催問。

別開生面閃電結婚

胡將軍無可推卻，但又不願張揚，尤其在部屬面前，羞言兒女私情，乃密電葉霞翟女士於五月二十八日由南京飛抵西安，胡將軍親駕吉普車秘密把她接到王曲興龍嶺（胡將軍鄉居辦公之所，原為張學良所建）。

如何舉行結婚儀式？他們當局者迷，實在不知所措。不得已只好電話召請參謀長盛文將軍至興龍嶺面商。據盛參謀長事後回憶當時研商經過是這樣的：

到達興龍嶺，見了胡長官，胡長官滿臉通紅，吞吞吐吐，欲語還休，最後吐出了四個字「我要結婚」！盛參謀長先是一楞，隨即笑說：

「這是大家所時刻盼望的大好喜事，不知長官想在何時何地舉行結婚大典？新娘是誰？今在何處？」

胡長官說：「結婚的時間就是今天，結婚的地點就在此興龍嶺，新娘就在裡屋；我結婚絕不鋪張，但要隆重，你看應該怎麼安排？」

說完隨將葉霞翟女士請了出來，介紹見面，大家落座，共同計議。盛文將軍一面思考一面說道：

「要隆重須請黨國元老來証婚，只因時間匆促，不能遠求，在西安資格最老的元老，當推張鳳翔老先生了（辛亥革命時，陝西起義領袖，曾任陝西都督），……」

胡將軍不等盛參謀長說完，插言說道：「張老先生足不出戶，不問外事，就不必麻煩他了！」盛將軍說：「那麼請省參議會議長王宗山（黃埔一期，曾任孫中山總理的祕書）、陝西省主席祝紹周，鄉紳張鈞、劉楚材、副長官石敬亭、高桂滋六人為聯合証婚人，政治部主任顧希平和我盛文權充介紹人，今日講究婚姻自主，不必要主婚人，一共十人，象徵十全十美；自城內長安酒家（西安最好的一家江浙菜館）叫桌酒席，附帶紅巾紅檯布，並即備辦紅燭一對，結婚証書一對，鞭炮一掛，迎人購物，在在需時，只能辦到這樣

，隆重倒也算得隆重，只是太過簡慢了！」

胡長官說：「這樣很好！」又問新娘葉女士亦獲同意。

於是盛文參謀長成了總提調，分別派遣副官，接人叫菜，又找了一張紅紙，自己連作帶寫，列了一張儀式單，貼在堂屋牆上，並填好結婚證書，等來客到齊，略說情由，即由盛參謀長兼任司儀，高唱：「結婚儀式開始，聯合証婚人就位，介紹人就位，新郎新娘就位……」

很順利的完成了結婚典禮，來客僉促間參加了閃電結婚大典，原本猶如丈二金剛，摸不著頭腦，至此才明白了是怎麼回事，大家紛紛敬酒祝賀，熱鬧了一番。

戰區司令長官胡上將結婚，不登報、不請客、不收禮、不發佈新聞，簡約而隆重，可謂別開生面。

善主中饋兒女昌盛

結婚後，新娘在西安住了三天，胡將軍道學心理甚重，總認為前方將領，不宜沉醉於閨房，久享書眉之樂，堅持要把新娘送返南京。

新娘非常諒解胡將軍的理念，遵命於六月一日離陝返京。胡將軍神不知鬼不覺的完成了終身大事，第一戰區長官部的官兵，大都不知此事，真所謂「七豎不驚」，神祕莫測了。

先是於五月中旬，胡宗南長官命令筆者即赴南京公洽，經總務處費了很大的力氣，才弄到一張六月一日直飛南京的機票；五月三十日忽奉胡長官電話，詢問何時去南京，當回以六月一日成行；不料胡長官堅決說道：

「六月一日不要走，緩兩天好了！」

筆者當時深為不解，多日後才知道大概是胡夫人要坐那班飛機（可能就是代我訂的那張機票），避免我在機上認識胡夫人，以防止部下走內線的流弊。

胡夫人善體夫心，一切蠲除己見，以迎合胡將軍的意旨。

胡將軍不願胡夫人拋頭露面，出外工作，她便辭去一切職務，在家專心主持家務，教養子女。

民國三十七年（一九四八）二月四日，長子胡為真在南京鼓樓醫院出生；民國四十年（一九五二）四月四日，次子胡為善、四十二年（一九五三）二月十一日，長女胡為美、四十三年（一九五四）十月八日次女胡為明，均在台北內江街婦幼衛生中心陸續出生，兒女成行，人丁旺盛，以前的市井流言，說胡將軍不能生育的揣測之辭，至此不攻自破。

胡夫人葉霞翟博士教育兒女，頗費苦心，胡將軍經常在軍營生活，偶爾回家，一進門就看到「兒童儀隊」，排站整齊，列隊歡迎，隨即繞膝承歡，給予胡將軍莫大的家庭溫暖，一享天倫之樂。

兒女們都聰慧知禮，讀書各有專長，聞長公子胡為真從事外交工作，曾任芝加哥駐美協調處長，外交部禮賓司長等職。正是：「家有賢妻，必有餘慶。」